

女郎言時。克魯斯色稍定。因力促速竟其言。女郎乃為簡詞曰。一昨船方進口。船中失火。會有巨風。火勢既盛。而撲滅亦難。船主下艙板。使女先登。余稍後。不及登。幸得救生圈一。即躍入海中。方余下海時。而吾母慘號之聲。尚隱隱透入耳鼓。以是知余母蓋已遇救。余為水勢所激。不克自主。而不意余流至此。……女郎言至是。略一停頓。但聞克魯斯與曼倫夫人等。力呼上帝不置。克魯斯則復跪於地。為慈米亞祈禱。而女郎則又續言曰。然而幸矣。不以此。我胡由與博士相值。此中豈果有天意邪。言時。女郎笑靨微呈。若遂望憂苦。而克魯斯則力言必為天意。以上帝最仁。鑒念微忱。故有此意外之遭逢也。是夕。克魯斯家大譁集。鄰右聞異事。不期而至者甚衆。而克魯斯亦頗易恆態。其常如此。則益以博士為奇怪也。同時好友廣交之曼倫夫人。力任尋覓慈米亞之責。為發電十數通。查詢慈米亞下落。旋得輪局復電云。有慈米亞夫人者。已遇救上陸。今寓某旅館云。其翌日。克魯斯偕瑪利拿去倫敦。與慈米亞相見於旅館。皆喜極。哭乃失聲。慈米亞始知克魯斯未死。且未婚也。一月後。由曼倫夫人提議。為此一對可憐蟲。結婚於聖希利亞禮拜堂。四方觀禮者。數達三千餘人。羣以鮮花贈此半老式之新夫婦。此牧師利查斯之演說。尤哀感肺腸。所以最衆青年男女者甚至。大旨則謂世無真情而不獲報者。以仁慈之主。為之操縱主持其間也。衆大感動。有泣下者。既而克魯斯與慈米亞同車而歸。中途擲花於車者。途為之塞。車至不能進。衆皆曰。聖希利亞禮拜堂。自有結婚以來。未嘗見此盛況。然亞魯之船。則終不可得。而葛非爾斯村之海灘。頓失一高臨遠眺之佳客。海色天光。為之減色不少。(完)

滑稽信徒

王理堂

某省城內。有一座大禮拜堂。每逢星期。男男女女。老老幼幼。到裏邊去祈禱的。不計其數。旁觀的人。交口稱讚。都羨慕這教會興盛。教中的人。也都歡歡喜喜。替教會前途作無量祝。這天。又是禮拜日。衆教徒陸續而至。坐在會堂裏面。男的和男的一起。女的和女的在一起。都誠誠懇懇的。準備着祈禱上帝。鐘點到了。衆教徒也都來了。內中單少一位極信仰上帝的少年。因此會堂中人。不約而同的懷疑起來。那位老牧師就問衆信徒道。諸君可知苗人鳳今天怎麼沒來。衆信徒有的答道。不知是什麼緣故。有的道。我昨天在外邊走。看見一人。彷彿就是他。老牧師坦然無疑的道。我想他不是有病。便是不在家。就使在家。也必是有特別事故。不然。像他那樣歸向主的人。不會有一次不來做禮拜的。衆信徒都道。我們也是這樣說。丟過這邊。這少年便是苗人鳳。乃在教會裏面。負有鼎鼎大名的。一個新教徒。他今年二十二歲。生得一表人材。幼小時。曾讀過幾句本國書。也曾讀過幾次的外國字。因而就得了「學貫中西」的徽號。當幾個月前。人鳳合該露臉。不知從那裏弄到一本「克魯泡特金的思想。僅僅讀了幾頁。已覺得夠用。想起「大家」二字的名稱好。也不管通不通。便豎起大指。搖幾搖身子。自命「社會大家」。從這時起。逢人便說。道德。法律。政府。宗教。都是束縛人自由的東西。我們要推翻他。在這幾條裏。對於宗教。覺得更利害。他說。天國。魔鬼。三日復活的話。絕對不可靠。現且那奉教的人。那一個不是滿嘴耶穌。上帝。一心崇拜油鹽呢。去今到五個月前。人鳳有一次從禮拜堂前經過。聽裏面的唱歌聲。轟天價響。猛一高興。跑進去望望熱鬧。見許多信徒。人人捧一本「讚美詩」在那裏硬着舌頭。「耶穌愛我。我愛耶穌」的唱。心裏是好笑。等他們唱完。又猛一高興。登台演說起來道。耶穌教雖是個好教。教雖是個好教。(未完)

本報星期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增刊按期刊載各種特號先期預告讀者倘荷以佳作見惠不勝歡迎刊出後每篇分等致酬附贈明星期增刊編輯部(附告)第四期增刊為聖誕號第五期為年號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壬戌年十月廿六日 星期四

小說日報

發行主任 徐枕亞 編輯主任 許廣父 增刊編輯主任 嚴美孫

第 二 十 號
今日張三售大洋三分
本社設上海交通路一三號
電話中央六五七九號
印刷者明刷所海克路十號

本報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三行起碼每行大洋六角中縫同普 通長行每行四角後幅短行每字四釐長期面議

定報特別贈品

定閱本報一月大洋九角三月大洋二元六角半年大洋五元贈清華書局廉價購書券一張(可用二年)此項廉價券利便極大全年大洋十元贈清華書局廉價購書券二張(可用二年)此項廉價券利便極大全年大洋十元贈清華書局廉價購書券二張(可用二年)此項廉價券利便極大

定閱本報諸君鑒

本報對於外埠定閱諸君逐日郵寄並無一份遺漏茲接諸君來函多有未收到之報請來片示明號數本社倘有缺不全此係郵局遞寄時遺失實非本社漏寄此通告即希公鑒

本報徵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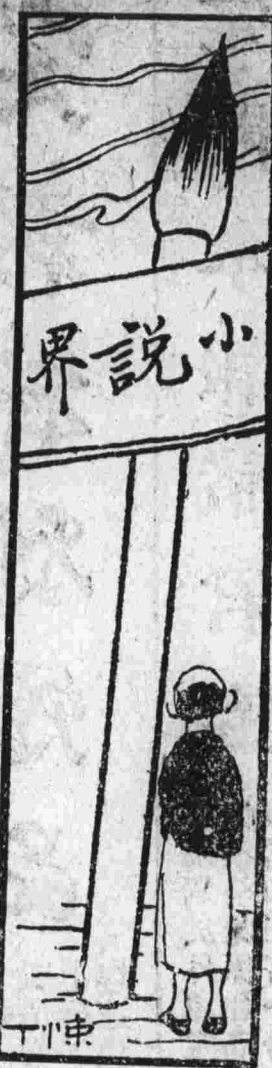
本報無論何欄均可投稿海內外同文如以鴻著見賜竭誠歡迎特訂條例如下(一)短篇小說以千五百字為限(二)長篇小說以萬字為限(三)詩歌以四句為限(四)雜著以五百字為限(五)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六)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七)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八)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報登載各稿均有版權不准翻印及轉載

本報特別啓事

本報組織消寒俱樂部每期徵文題目只有一個請諸君各就所長或做小說或撰諧文或筆記詩詞劇本和其他種種文字均可投稿(例如第一期題如消寒俱樂部諸君任作何種文字均以消寒俱樂部爲題是也)因日內頗有馳書詢問者合亟解釋如左



小說

小說日報續出感言

鍾農

小說雖爲神官家言。然世俗人情之鐵砣。掌故軼聞之流傳。通俗教育之普及。常識世務之導達。亦有賴於此。矧今商界藝徒。青年學子。每於課餘暇。無所消遣。乃或馳聘於遊戲之場。或爲賭博挾邪。甚至視耗財傷身之爲消閑解悶之區。世風至此。良可慨嘆。苟得有趣味良好之小說。於無所事事之時。藉以解寂。求興味。既寄情於此。尙何心念及其他。小說之功。誠非鮮也。近年以來。小說雜誌。又復風靡於時。即海上月刊旬刊週刊。無慮十餘種。然閱者購讀一期。短者數小時。長亦不過數日。必能讀盡。俟下期之出。又須盼望數日。此數日中。仍不免作其他消閑之事。猶之無益也。如能按日發行一份。則每日數小時之閑。可以消磨於此。計無善於此者。曩年雖有日報之刊行。奈停版已久。我人望其續出。實如大旱之望雲霓也。今吾師枕亞。暨盧父美孫兩先生。復將小說日報繼續發行。諸先生之文章。早爲時

本報代派章程

本報乘時崛起。出版界放一異彩。材料豐富。趣味濃厚。與他種日報性質完全不同。出版以後。風行可卜。各埠派報社。及諸同志。如欲代爲推銷。介紹。無任歡迎。一、承辦辦法。本報每日出三張。定價大洋三分。星期刊附贈。零售。無折扣。承辦十份以上。六折。五十份以上。五折。一百份以上。四折。五百份以上。三折。一千份以上。二折。以上各數。均係每月。如欲長期。另議。二、介紹辦法。此項辦法。專爲各埠同志。愛閱本報。而設。凡介紹親友。定閱本報。至十份以上。送報一份。二十份以上。送報二份。餘類推。贈送期限。以定報日期爲準。三、介紹人。須將本報。及介紹人姓名。住址。電話。或通訊處。一併寄交。本報。以便轉送。四、介紹人。須將本報。及介紹人姓名。住址。電話。或通訊處。一併寄交。本報。以便轉送。

海天情夢

(三) 英國泰倫爾原著 許廣父譯

之。果豔麗如嬌花。大喜。召福至。欲與婦爲友。福面赤。惕于威不敢拒。親王與語。福大喜過望。作驚笑。歸告婦。婦無難色。視以爲榮。親王於賜第側。築金屋以貯婦。日與綢繆。無旦暮。不數日。福撫鄂之命。赫然而下。閨宅偕行。獨婦留都中。福抵任所。貪得罔厭。賄賂公行。通省僚屬。靡不受其荼毒。此長髯翁。方任嘆陽令。殊強項。不奉命。福惡其抗已。登諸白簡。欲發往軍台。翁彌縫得脫。僅以身免。福以王力。聖眷日隆。尋擢四川將軍。親王薨。福即携婦至成都。福一日行香歸。途經草堂寺。側有小樓。臨窗一少婦。姣好尤過其媳。饒涎欲滴。使文巡捕探之。收作妾。歸報。知爲長髯翁幼媳。限文巡捕半月呈獻。否則參革無赦。文巡捕懼。謁翁。威逼利誘。莫能如願。事爲福知。福經而死。翁愧對亡媳。憤不欲生。思有以報之。淫威之下。力莫能敵。正愁楚間。子由南洋某島歸。以開鑛得資。已百萬矣。方思面團作富家翁。安享家庭之樂。知婦慘亡。一慟遂絕。翁罹此奇禍。萬念俱灰。又以文巡捕懼翁報復。日思中傷之。爲避禍計。以家產之半。捐入善堂。携所有建室於此。成都人士。咸莫知翁之所往。明年光復。福閨宅遇難。福即夫婦。先期他往。遂未遭害。窮困無聊。幾成餓殍。繼悉打箭爐。有旗籍某。領一軍。負固與民黨宣戰。勢占優勝。喜往依之。徒步行二月。方抵其處。則某知福不能適大勢。已繳械他行。福即夫婦。既所投不遇。牛衣對泣。丐食返成都。仍莫能駐足。輾轉滯涪陵。翁知之。大喜。亟溯江西上。至則福即已病歿於逆旅。婦方求棺衾莫得。予以金。令葬其夫。婦欣然相從。遂携歸。白髮紅顏。食同席。宿同衾。形影不離。相愛甚於魚水。竟莫知翁操何術。而令此婦顛倒若是耳。予聞舟子言。爲之唏噓不已。明日解纜。遙望垂楊深處。一角朱樓。宛然圖畫。昨夕之月下簫聲。猶依稀在耳也。

小說

月下集

徐哲身

壬子秋。予彈鋏錦城。得家書。婦病促歸。買舟東下。夜泊落箭坡。距八陣圖十里而近。心潮澎湃。卒不成寐。推蓬起視。碧天無雲。月色如洗。遙聞簫聲。出林際。音韻清絕。令人魂銷。心好之。命榜人移舟近岸。躍聲往。荒葛冒塗。莫辨後徑。行里許。茂林中隱有院落。近臨之竹籬圍。溪水橫流。往草如茵。香花撲鼻。遂巡未敢入。攀扉一望。庭際一龍鍾老翁。髮如銀。髯長過腹。斜倚短榻。旁坐少婦。年可二十有四。修眉皓齒。婉妙莫倫。握洞簫流目送盼。翁則橋眉。傍婦頰。極意溫存。愛好之情。觸于懷抱。少頃。簫聲復起。翁以履點地。舉頭望月。凝神而聽。良久婦棄簫。首歎翁懷曰。昨宵貪看月色。夜涼露重。骨酸欲眠。盡去休。翁頷其首。婦扶入內院。予疑孤虛僻野。絕無居鄰。得毋鬼乎。恒怯而返。以所遇諸舟子。笑答曰。烏得有鬼。婦籍隸黃旗。去年今日。猶是現任成都將軍之家媳也。將軍福其姓。開春其名。先世有殊勛。未弱冠。授爲散秩大臣。事聲色。喜大馬。宛然一裙屐少年。未治政務。爲廷臣所不喜。以故浮沉郎署。近二十載。佗僚無偶。子籍郎。年少風流。娶那爾彥公爵女。即吹簫之少婦。美而淫。于歸三月。伉儷彌篤。閨房媚態。勝於樂籍。毓郎銜命趣蒙古。婦與福通。新臺之醜。徧傳遐邇。親王碩布聞其事。走伴歐

吳縣周喬年先生筆墨高古山水尤爲擅長曩在北京名噪一時聲價之高無出其右今來滬上世有畫癖者幸注意焉茲附潤例於後 扇冊三元 立幅三尺九元 四尺十二元 五尺十六元 六尺二十元 收扇處上海各大扇莊 介紹人龐萊臣趙子雲嚴美孫

要配眼鏡請
到南京路精
益眼鏡公司

[illegible]

此書筆墨高超，意旨純正，爲自來枕上清小說中第一。心著作凡閱過玉梨魂及喜閱哀艷詩詞尺牘者均用不可不讀。全書二十萬言，二百二十餘種，自厚冊分冊止後購買者仍絡繹於途。是書價值概可想見。

▲定價八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是書原名捧打鴛鴦鏡
爲枕亞長篇說部中第
三傑君經先生契友俞
天憤君逐章加評尤助
閱者興趣著苦心孤
詣痴情徵文託紅樓評者
探幽抉微文筆絕類聖
歎嗜痴諸君盍興乎來

▲定價六角
▲洋裝一册
發行所清華書局

誠歡迎
本樓電話中央九七〇

編心世不經而走浪墨一書爲其零
 碎眞可謂以字皆香無詞不盡
 續集出版以來行銷已達數萬冊
 值可知茲特集其近來得意之
 編爲三集四集精印出世以餉士
 愛讀林亞文字者無不同聲歡迎也
 初集大洋九角二集大洋七角三集大洋七角四集大洋七角
 定價大洋七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書經十餘版數達五六萬以上近年來新小說流行之廣無有過此書者口碑載道奚待贅言▲洋裝一冊▲定價六角發行所清華書局

古越蔣著超先生今之詩學
大家也先生曾著有蔽廬非
詩話一書久已膾炙人口端
倪曾披露于民權素後乃印
成厚本發行以來風行一時
此書現歸本局代售書剩無
多購者從速

▲定價五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厯父貴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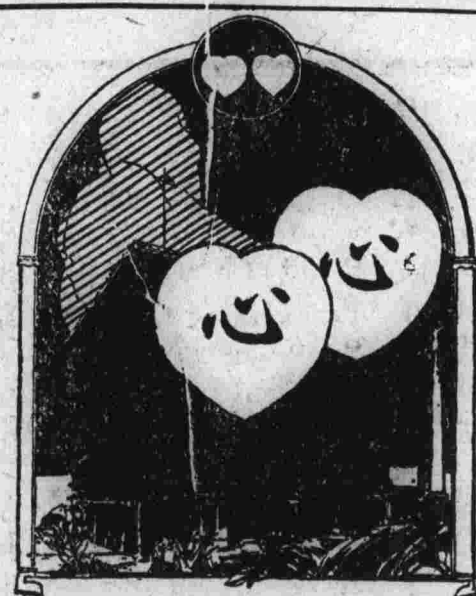
吾友東越許廣文性奇慧好古文不讀秦漢以下書沈酒左孟莊瞋之學得其神髓今倦游退食
 無以活而文亦益工余憐其窮而佩其文之工也強之粥文爲定例如左
 聯書長聯二十元
 各一
 句
 五十元
 小說文言每千字五元
 白話每千字三元
 駢文詩詞及新體文均不作
 玉戌孟冬之月虞山徐枕亞代訂

此書選輯古今名人
寓言文字自晉迄清
共六百三十餘家搜羅
宏富多世所不經見
之作語奇而趣意諷
而風各體咸備無美
不臻文章之近人所著
遊戲文字真有大觀
巫之判名曰大觀庶
無愧焉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譚 雜 湖 人 乘 將 得 集 聲 天
著 焚 上 印 苑 十 其 是 嘯
聯 蘭 百 粵 卷 餘 十 書 先
語 蘭 日 西 二 萬 年 為 生
偶 恨 遊 筆 今 來 其 文
錄 彈 卷 記 文 列 新 介
一 詞 三 天 古 印 舊 字
束 鴛 三 記 文 一 弟 淵
雀 鴛 說 文 厚 得 枕 淵
牌 夢 涯 懽 一 意 作 金
匾 蘭 淪 吟 厚 意 作 金
政 餘 落 談 集 茲 作 編 石



電話
中央
六六四四
照相館
上海南京路
望平街

本書宗旨排斥金錢勢力發揚獨立精神言情已造高峯警世尤稱良鐸得此一編玉梨魂且瞠乎在後遑論其他全書十餘萬言▲洋裝一冊▲定價六角發行所清華書局

天台山 虞山 二徐書約

[illegible]

海上夜列傳

霄壤之判因函梓以行世用公同好此書用筆深入顯出意在言外然皆割絕文義不堪廩目識者恨之今本局竟得此書最初石印抄本與翻本情文有
 推崇此書可謂至矣而此書價值亦概可想見也茲已竣洋裝精訂六巨册欲為名著廣流傳僅定兩元之價書印無多購請從速
 ▲全書六册定價兩元
 ▲特價六折一月為限
 ▲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
 發行所清華書局

雙雲記

(九)

松陵趙眠雲著 海虞雙熱評

然則由前言之。似淹滯南。不早得其營救之力。為事機之不順。由後言之。非某撫軍特疏奏留。辦理積案。盛稱其才。則朝廷未必特加器重。疏救李長年。亦未必遂有效也。先是。祝子長之請救於其座主汪侍郎也。侍郎亦言此事若金健若在京。必能為之竭力營救。他人雖有志。無其膽略。不能為也。惜金公一時未得返云云。至某相國之不敢終抑其所上之章也。因雲南某撫軍有書致相國。述金公辦案經過情形。至詳悉。深致欽佩之意。謂異日國家當重用之。相國前曾以事得某撫軍之助。極內外交好之誼。故此不得不讓步者。半以撫軍故也。綜合以上觀之。則金公雲南一役。正李壽門借力之處。從前切盼其歸。至恨其歸之不早者。實不知種因結果之複雜有如是也。天下事雖謂大半皆操之無形之天。亦何不可者。怨天尤人。固無所用其自擾矣。金公自救李長年。直聲震朝右。凡在朝京官。紛紛多來攀附。勢利之場。固如是也。金公胸有成竹。成淡然視之。此固無待言者。同列又探知金公有子。將及成童。貌既幽秀。又嫻韻文。以為將來必成大器無疑。於是又有一般媒妁。以聯朱陳之好為請者。金公謂我輩旅京師。家又甚貧。小兒年尚幼。聯姻之事。姑從緩談。來者皆掃興而去。金公有契友某。亦勸金公。今某尚書有愛女。願與公子聯姻。似不當却之。公笑曰。齊大非偶。鄭公子忽尙知之。而謂我金乾惕反昧之乎。雖在尚書公為下交。人且笑我為趨勢而援上乎。非在下位者之所宜出也。幸為我婉謝之。觀於此。則金健若有古人之風。不愧真讀書人。後世眼有炎涼。胸懷冰炭。薰人俗氣。充塞兩閒。使聞金公之所為。能不婉死乎。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斯言益信。此乾坤正氣。雖在昏亂之朝。叔季之世。必有存者。蓋未嘗一日息也。或鍾離逸之士。或鍾離逸之流。或抗志不阿。觸罪在所不恤。或孤行一意。激烈喪我微軀。要之皆正氣之流行鼓盪。而不能自己者也。金公砥柱中流。豈偶然哉。

評

雙熱曰。此回敘事極迴紆屈折。好在信筆寫來。隨口說去。一錢相貫。一絲不亂。所謂看如平淡。成亦艱辛者也。金公之直聲。難能可貴。金公之友誼。更是難能可貴。快人快事。閱至此。當為之浮一大白。

第六回 訂婚

初金公之方歸也。即欲重質所。李氏以暫可不必。挽金公仍厲其第。金夫人先述寓居此間情形。及李氏如何厚待情形。並及子龍瑞與李氏女子同師伴讀情形。龍瑞見父後。即言李壽門伯父之冤。須大人援救。李夫人率其女公子倩雲與金公相見。泣述被誣遭難狀。金公一一慰之。並力任上疏申救。此初歸時之情形也。及疏救得報。李壽門出獄。舉家慶幸。拜謝金公。金公謂此分所當為事。何用謝。祝師子長。前未識金公。既相見。談天下事。間及文章亦相得。惜勿將別。因川中促歸。父方寢疾。急欲見之故也。金李二公送之。謂後會有期。祝君遂去。雲士倩雲讀書。亦不再延師。壽門暫自教之。方籌畫歸計。且亦不便出門酬酢。故有暇也。然終以執執失志。更何心兀坐青氈。金公遠役初歸。自多俗事。矧故舊紛來。晉接周旋。終日不得閒隙。頗以為苦。蓋雖淡於名利之場。而交際之禮。究不可廢也。李壽門夫人。對於金雲士公子。早有射雀乘龍之意。此在壽門未遇禍前已然也。

(未完)

父小說百範

預約售

此書集許先生新舊名著計百篇都數十萬言先生手新舊文學各種小說無不兼收此書所選每篇各別一體不但作優美小說讀可為初學小說之範本現由沈亞先生代為編次中華民國十二年新歷三月出版定價洋二元預約只收六折實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預約期滿出版前十五日為止內容及書目容再宣布總發行所交通路清華書局

名 著

明兒一早。還要送他到學堂裏去。今兒很想十點去休息一下。橫豎我明天還來找你。有話再談罷。子才見留我不住。只得由我走了。便有娘姨們。替我披上馬褂。帶上帽子。我和衆人。招呼一聲。便出了百花底。自回永泰睡覺。心虛却睡得和泥人一般。一點沒有曉得。我怕次日失睡。便吩咐阿唐。敲過七點鐘。就得喚我一聲。阿唐應命。到了次日七時。心虛早先起身。我也聽得聲息。問心虛什麼時候。心虛回說。七點已經敲過。要我快起來罷。我也不敢懶怠。立刻跨下床來。洗漱點心。諸事完畢。已有八點光景。我和心虛都走到四馬路蕙芳茶店門口。趁電車到老拉坡橋下民國法政專門學校內。我先看那房子。到是一所三層樓的洋房。門口就是號房。一個油頭滑臉的人。坐在裏邊。寫什麼東西的。就先問了一聲。這裏的辦事處在什麼地方。那人聽了。立時板起面孔。問道。作什麼。你們可

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二十三

東越許廬父著

是來進校的。我見他那副神氣。不覺暗暗好笑。便把來意說了。那人聽說是補考的。便朝我和心虛打量了一回。說道。等一下罷。我道。等什麼。難道你們校中沒有辦事人麼。那人聽了。朝我飛了一個白眼。惡狠狠的說道。你就等一下子。也不見得荒了什麼公事啊。我見他這般無禮。真是又氣又笑。想着不犯和他們計較。也就付之一笑。便和心虛倆在門口踱了一回。只見靠樓梯邊板上。掛着一塊告示牌。我便走將過去。看了一看。見上面貼着許多告示。有的是改變課程的。也有教員請假的。只有着末一條。條幅最大。說話最多。我就讀道。本校學員。均係中學校以上畢業。富有自治能力之人。本校特探東西洋最新制度。對於學員無論何種行為。概取不干涉主義。此為本校尊重學員身分人格起見。請勿誤會。特此通告。我見了這一條。不覺失笑道。倒也爽快直捷。將來這校中笑話。

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二十四

東越許廬父著

和心虛料道是來和我們講話的。只得立了起來。將他歡迎入內。肥人先放下冷冰冰地一張面孔。問道。你們是來補考的麼。我見他那傲慢的形狀。也懶得和他招呼。便指定心虛說道。補考的是他一人。我是他的家屬。送他來候考的。那肥人聽了。朝心虛睨了一眼。問可有中學畢業證書沒有。心虛忙說。有。我已帶了來了。說時。從袋中掏出一個西式信封。信封裏面。便是證書。給他瞧過了。那肥人忽然露了一點笑容。說道。你姓顏啊。我道。是的。這證書上現寫着名姓籍貫呢。肥人聽了。朝我瞪了一眼。似乎嫌我多說的話。看那大模大樣。在主席上一屁股擺將下去。將那證書仔細瞧了幾遍。嘴裏不曉得說點什麼。但聽他噤噤咕咕。開了一陣。方才點點頭兒。說道。這裏的考試。早已過了。既有這證書。可也不必考了。明兒就來進校罷。說着。他就立起身。將證書拿在手中。緩緩

諧海

●許子寓言

塵父

江左有顯者。受辱於無賴。而欲報之。計未當。許子聞之。往見顯者曰。竊聞子將有所報也。而以為計之左也。顯者曰。何如。徐子曰。昔有瞽者行於市。市之惡少年。急行而蹶之。瞽怒。將詈其人。其人陽怒曰。余瞽也。行弗能見物。若弗我讓。而蹶我。其以瞽爲可欺也。瞽者聞之。意其人亦爲瞽者。致歉而去。今爾以顯人。而欲報無賴。則必以無賴之道治之。而后可。勝則子同爲無賴。不勝。益示弱。故爲子計者。不如忍氣而置之。益以見子之廣也。而子免於瞽矣。顯者乃止。無賴知之。踵門而謝焉。許子曰。子母敢再也。有攘人之鷄者。其人欲取其鵝以爲報。或勸之曰。彼賊也。尤而效之。祇益罪矣。其人乃止。弗取。攘鷄者聞之。而以爲怯。它日。復取其禽。其人怒。讓勸者。勸者亦怒。共起而逐之。故曰。過而能

幽夢影補

塵父

幽夢影曰。人須求可入詩。物須求可入畫。余曰。物須求可入詩。人須求可入畫。幽夢影曰。少年人須有老成之識見。老成人須有少年之襟懷。余曰。老成之識見可敬。

滑稽詩話

劍·濡·

清季余在姑蘇求學時。師範學堂監督某。因不准學生攜帶便桶便壺至寢室。學生羣起反對。結果斥退五人。有滑稽者作新樂府一闕。題曰監督怒。詞意新穎。頗堪發噱。茲錄於下。以貢閱者。監督怒。學生極。大便秘。便一時息。馬桶方遇赦。夜壺亦被緝。馬桶成如山簇講帷。夜壺縮頸啼啾啾。可憐師範成羈囚。陽物穀道不自由。監督何物。曰乾屎。諸生勉受監督教。語妙解頤。可謂滑稽詞中之上乘。

報
餘

少年之襟懷可喜。
幽夢影曰：春者天之本懷。秋者天之別調。
余曰：夏者天之怒。冬者天之悲。
幽夢影曰：願在木而爲樗。願在草而爲蓍。
願在鳥而爲鷗。願在獸而爲麇。願在虫而爲蝶。
願在魚而爲鯢。余曰：願在人而爲夢。
願在鬼而爲影。
幽夢影曰：莊周夢爲蝴蝶。莊周之幸也。蝴蝶夢爲莊周。蝴蝶之不幸也。余曰：莊周夢蝴蝶。莊周之幸也。蝴蝶爲莊周所夢。蝴蝶之不幸也。
幽夢影曰：才子而富貴。定從福慧何修得來。
余曰：疑天下無此異數。
幽夢影曰：目不能自見。鼻不能自嗅。舌不能自舐。手不能自握。惟耳能自聞其聲。余曰：多聞則多惱。此人之所以多惱也。

●千家詩考證

文孫。

劉禹錫紫陌紅塵拂面來一首。原題自朗州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俗本只作戲贈看花四字。則劉郎去後。語意不明。
韋應物滁州西澗。唐詩別裁引何良俊曰。大清樓帖刻。有韋公手書。第一句作澗邊行。第二句作尚有。
黃梅時節家家雨一首。乃趙師秀詩。師秀爲永嘉四靈之一。坊刻作司馬溫公詩。非也。乳鴨池塘水淺深一首。原題初夏游張園五字。坊本只作夏吟。非也。詩爲戴石屏之父戴敏作。坊本畧戴石屏。亦非。

半月刊 定於十一月初一日出版

▲發行人報告
公鈍根兩先生。著作等身。名滿天下。大概諸位

心聲半月刊

其兩位各自編撰的書籍雖多。心聲半月刊。這是要請諸位特別注意。(二)本刊特約的撰述曲同工異曲。各有其精采。只是薄海同文。不能一一預約。都是知名之士。他們精心結撰。短篇白話的最好。諸著戲談。筆雜組各稿見惠的。無論文言白話。只要簡潔有味。登報徵求。文字以小說(每千字酌酬一元至四元不等)等。酌酬書藉文。概不奉還。(三)本刊每期除撰登的大文豪佳作上注明。陳腐無聊。近來先生各撰一二小說或雜作。以助書畫諸君之雅興。(四)本刊每期封面。都是心聲俱樂部美術欄。諸君討論各種文字或學理。以及其他有趣味的諸事情。(五)本刊每月出版二次。以應高尙美術畫期。做成三色銅版印出。的大概諸位見了。一定也注意。(六)本刊每月出版二次。如須繳款。來函劉塾預定半年(十二期)只收洋二角。並贈郵費二元六角歐美各國。郵票作九五折計。先生臨六朝碑四種屏條四幅。外埠郵費加一。示明(公碑小中堂一張)只收四元。並贈劉塾算。日本南洋各埠。連郵費二元六角歐美各國。連郵費七元。

（編輯部同人合影）（鈍根・豁公・子褒・芙孫・小鱗・）

粉菊花之便裝及天女散花
梁相樹許奏雲二先生祝詞
童旭滄先生祝畫
西泠風景兩幀
綠牡丹之本來面目
鄭健廬先生題詞
姚方定先生祝詞
甘篁公先生題詞
張丹斧先生題詞
戛娘金香
花國總統琴厠

心聲.....王鍾根
倡門教育.....王海鳴
鄧老記上海游記.....表是做什么用的
.....心想.....劉豁公
.....海上漱石生

劉整躬
劉豁公
許璽文
陰間底政府
情之研究
奇遇
貢先生
馬

游杭一日記
 蘇少卿
 陸澹盦
 夢珠憶語
 黃籬
 王又宸程艷秋之四郎探母
 評王又宸程艷秋之四郎探母
 評王又宸程艷秋之四郎探母

懸鐘慘史
官場雜詠
.....
王貞片碎
真歸來客
.....
宦海歸來客
.....
介紹醫士的專門大家
.....
金碧艷
鄭恪天

心聲俱樂部.....鄭子裏鄭恪夫
心聲辯.....恨厂
補白.....趣問答
.....冥飛梅花館主恪夫改廬等雜作二十餘篇
.....社社員

淋瀝殘夢錄(長篇小說).....嚴美孫
 心心半月刊總社露佈
 總發行所
 心心照相館
 上海南京路望平街四八十二號

總發行所
心心照相館
上海南京路望平街口八十二號

孫 紀諸君欲保
 才 送 念 健康●欲
 品 染者●請
 剪此廣告
 附加郵票四分寄至上海
 法界八仙橋德行里孫緯
 才處當即奉上（最新實
 驗衛生法）（花柳病消滅
 法）各一冊使君讀之●
 必得健康幸福敝處專治
 新淋老濁梅毒各種新藥
 每針一元 功大効速
 立可斷根
 孫緯才 每針
 新法醫 一元
 花柳病 一元
 新淋●老濁●梅毒●下
 疳橫痃●均用德國
 特幼新藥無痛注射 每
 針一元 功大効速立
 可斷根○診
 察所法大馬路八仙橋德
 行里一號



藝林

衡九親家林先生六十壽序

往歲於役杭州。以茅君雲章之介。獲交林生。紹。林生長於詩。喜與文士交游。時方肄業於浙江法政專門學校。與予屬密邇。因得時相過從。每與議論平生。暨考求古今文章之得失。輒能自發其思。而不悖乎古。竊心儀之。以為後起之秀。旋林生畢業歸里。其尊人衡九先生與予有兒女親。而林生之蹤迹遂疏。然歲序令節。輒通尺一書來訊起居。於古朋友通問之義。蓋未嘗或缺也。今歲春王正月之十七日。為衡九先生六十覽揆之辰。邑中士夫。將謀所以稱觴之典。而郵書五夫。問序於予。予維壽言之作。於古無徵。自宋景濂以壽序入集。後世效之。遂成風氣。觀其所作。大抵甄叙行能。敷陳家世。浮詞溢量。於古君子贈人以言之義無當焉。予與先生。雖未嘗謀一面。而其植行積學。得於林生者。猶耳熟而能詳。其敢以不文辭。按水浮橋林氏。為吾邑望族。其先蓋出於閩之莆田。自元代之季。避亂遷甯。迄今歷數百年。繼繼繩繩。被服儒素。長材秀民。往往出焉。先生少承家學。與古為徒。孝友之聲。著稱於鄉里。蓋先生幼失怙恃。有兄弟三人。先生序居三。賴其長兄暨女兄鞠育成人。兄弟之間。肅如穆如。終其身未嘗有間言云。顧數奇。治舉子業。數不利於場屋。中歲嘗屏棄所業。質遷海上。倚然不以名第介意。性慷慨。好施與。遇戚友之貧乏者。有所求。輒量力助。嘗有同事某。艱於嗣謀。置妾無資。先生心憫之。慨然貸以千金。不責償。其任俠好義。樂成人之美有如此。旋以營業不利。歸隱里門。以授徒自給。時家道稍中落矣。而先生性復疎簡。不善治家人生產業。賴德配虞夫入持持門戶。俾無內顧憂。內助之賢。人並稱焉。比年來先生暮景日裕。形貌益豐滿。里中有讌會。非先生不至。蓋先生豪於飲。而又健談。周旋樽俎。雖竟日無倦容。人以此樂與之游。有子二。長紹祖。畢業於浙江法政專門學校。歷任浙東法政廳秘書。以詩文鳴海內。著女三。長適不邑袁。次字慈慈。經商。有聲。子令濤。女孫一。尚幼。椒術瓜綿。三世同堂。福壽蕃祉。方與未艾。吾於是歎林氏世澤之長。而先生得天之厚為不可及也。予與先生有兒女親。承同人之屬。不敢為世俗虛美之談。因略述先生之生平。實言之如此。以見獲壽保年之非偶然焉。是為序。

無名女子詩

寄吟香二姊
口口坐恐俗人見。隔幙口遮花影雙。恰口口口真妙法。花間啓個小圓窓。
嫩寒如水瘦人天。香淡蘭花兩鬢煙。玉尺金針雙妙具。養成雛鳳總翩跹。
▲梧月山房聽香六妹鼓琴背引琴曲

野乘

傳善祥別傳

傳善祥。金陵奇女子也。年十七。未出閨閣一步。故生天生麗質。人罕有知其美者。清咸豐間。廣西洪秀全楊秀清。起兵金陵。由武昌沿江而下。直薄金陵。兩江總督陸潤庠。不嫻軍旅。守禦之策。女知省城必不可保。治容誨淫。心常凜凜。私將衷衣嚴密縫緊。又藏小匕首一柄。以防不測。父名國治。字雙士。懷才不遇。卜宅于儀鳳門內。家頗小裕。聞洪軍已過安慶。六合高淳諸縣相繼陷。乃與善祥謀曰。汝母不幸病逝。汝弟九芝。僅十齡。余已桑榆之年。而忽遭此奇變。汝試思之。當從何地避兵乎。祥曰。兒聞敵已深入。陸帥退避雨花台。四圍盡是敵兵。更從何處逃出。雙士曰。如汝言。竟束手以待斃乎。祥泣曰。非兒不欲他徙。實此時萬不能動足也。
一日。祥晨起。忽見紗窗映入日光。如血之赤。急啓窗東望。見天半朱霞。層層堆起。其色殷紫。不覺大驚曰。此凶徵也。因素嫻占驗之術。取出金錢三枚。布成卦象。芳心稍慰。蓋天象雖凶。而卦中隱含生機。不獨文昌貴人。藉可化解。且有天喜紅鸞。當頭坐定。又不免懷疑不決。而沈思之際。忽雙士由外奔入。向女喘息搖首。氣幾不屬。祥知有變。急扶父坐椅中。徐徐摩其胸腹。

半响。雙士始出聲。揮淚謂祥曰。城將陷矣。陸帥兵潰雨花台。潛回督署。聞洪軍用地雷轟擊城垣。守陣之卒。變出頃刻。奈何奈何。祥曰。兒早知有此日矣。幸今晨所布卦爻。尚有生意。雙士歎曰。兒勿作此妄想。覆巢之下。豈有完卵乎。父女方持議間。聞門外有號泣聲。繼以磕撞聲。(未完)

筆劃

此君軒漫筆

天下貓兩耳。惟四川簡州貓耳四。蓋輪廓重疊。兩大兩小。合成四耳也。有明中葉。某太后性喜貓。蜀郡乃充土貢。至今京師多簡貓遺種。猶自雄捷異常。簡州之產貓。猶之西昌鴨。固始鵝。松潘沙狐。俱為地方奇累。每歲里下飲餞分購。龍泉巡司董其事。以應付上官求索。前歲余自營回成都。路出龍泉。得見所蓄若干種。儼如身臨上林園。象豹雕虎。一一在目。有所謂烏雲蓋雪。雪裏拖槍。鐵棒打櫻桃。金鎗雪裏埋。錦被蓋牙床。金猊貌。一銚墨。玳瑁斑。街蟬。豹首。皂轉。錫爪。玉頂之屬。毛色各異。而四耳則同。有兩貓特異。靜若木鷄。籠養亦獨優云。驛署後堂。又見龍臘一具。口而被體。頭角嶙嶙。云是野人掘地得之。微缺左角。徘徊瞻眺。恍值抱珠熟睡時也。

商餘漫錄

靜姑。徐姓。歙之蘇村人也。幼失怙恃。賴叔扶養。叔字榮生。以文學授生徒於鄉間。性穩樸。婦馮氏。亦賢淑。膝下尙虛。故愛

詩話

青楊詩話

余向論詩之新矣。一學徒請其詳。余曰。其例難以悉數。試即家絃而戶誦者。略舉數條焉。漢樂府詩。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言當及時策勵也。魏武帝詩。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言雖過時猶當策勵也。是梁武帝詩。女兒年紀十五六。窈窕無雙顏如玉。三春已暮花從風。空留可憐誰與同。言無人見憐。不早嫁也。捉搦歌。黃桑柘展蒲子履。中央有絲兩頭繫。小時憐母大憐婿。何不早嫁論家計。此又言其親之論家計。不早嫁也。是唐張潮詩。芙蓉葉上無雙蒂。蓮子花開猶未還。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言其所在無定。可悲也。陳陶詩。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言其所在有定。愈可悲也。是崔魯詩。草遮迴磴絕鳴鑾。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烘托在先。正意在後也。章莊詩。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隄。正意在先。烘托在後也。蓋同